

DIE PHILOSOPHIE DOSTOJEWSKIS

在地球村的西头
有一片小屋

西屋译丛

Die Philosophie
Dostojewskis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

——系统论述——

〔德〕赖因哈德·劳特著

沈真等译

東方出版社

DIE PHILOSOPHIE DOSTOJEWSKIS

在地球村的西头
有一片小屋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

——
系统论述
——

〔德〕赖因哈德·劳特著
沈真 李真 李树柏 冯申 高叔眉译

东方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1783 1



Reinhard Lauth

Die Philosophie Dostojewskis

R. Piper Verlag, 1950 München

责任编辑:严 平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著;沈真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

ISBN 7-5060-0688-X

I. 陀…

II. ①劳… ②沈…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 哲学 - 苏联 - 19 世纪

IV. B512.49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

——系统论述——

TUOSITUOYEFUSIJI ZHEXUE

——XITONG LUNSHU——

[德]赖因哈德·劳特著 沈真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875

字数:355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0688-X/B·80 定价:25.60元

目 录

导言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的态度·方法	(8)

第一篇 心理学

意识和无意识东西	(37)
被排斥的无意识东西和双重性·象征性的描写	(56)
梦·个性形成前的无意识东西和回忆中的无意识东西	(75)
超意识·综合	(83)

第二篇 形而上学

意志与自由	(93)
生活意志	(115)
人心灵的素质和发展	(134)
存在的意义	(142)

第三篇 伦理学

道德抉择	(151)
道德意识	(155)
道德行为	(172)

第四篇 否定哲学

存在无意义	(193)
没有上帝	(203)
没有不朽	(212)
没有道德·一切都是允许的	(215)
利益观念	(219)
权力观念	(227)
上层人物的世俗权力·反抗上帝的暴乱	(237)
人和人类的观念	(246)
追求形而上学自由的意志	(253)
自杀	(265)
虚无主义革命	(276)

第五篇 实定哲学

原罪	(289)
罪和赎罪	(295)
痛苦的意义	(309)
爱	(315)
快乐	(323)
人心中的魔鬼和天堂	(328)
幻视	(336)

上帝	(346)
a. 基督	(346)
b. 儿童 · 民众 · 圣徒	(352)
c. “接触另一世界”	(362)
d. 论上帝的本质	(367)
大自然	(372)
个人 · 爱情 · 婚姻 · 家庭	(379)
民众	(387)
全人类统一	(406)
历史	(413)
结束语	(423)
注释	(437)

“我看到了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

献给我的父亲

导 言

俄国著名哲学家、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其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出色著作(1931年)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迄今仍未从它的相互联系上阐述清楚。但哲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和政论作品的基础。自那以后,寻求贴近这一哲学,从一定角度论证这一哲学,已作了某些可贵的尝试。在这方面必须提到的,有H. 普拉格尔、П. 叶夫多基莫夫、E. 图尔奈森、R. 瓜尔迪尼、Л. 格罗斯曼和A. 柳巴克的著作,以及在他们之前的A. 纪德、Л. 梅列日科夫斯基、Л. 舍斯托夫、A. 多利宁和H. 别尔佳耶夫等的研究作品和各种短评¹。

有无数的论文,它们或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个别问题,或试图就他的世界观作简要描述,同时也出现过一些浩瀚的著述,如传记、文学研究,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诗人、心理学家和政论家的各种评论。但我们还是认为,伊凡诺夫的评论即使在今天也保持着它的意义。全面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世界观的著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至今发表的一切有关他的哲学的论述都只被切割成一些局部问题,加之又几乎都是依据一定的世界观基础,即作者试图由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观点写成的。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根本特征也需要用相应的观点加以阐明。这一点是他同时代的那些评论(1846—1881年)就已证明了的。²

舍斯托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比较。舍斯托夫认为，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学说之间的酷似之处。他以《罪与罚》为依据，试图寻求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余作品的答案。他坚持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把他“真正的”看法隐藏在其小说的各种特定的（虚无主义的）主人公之中，而出于对宗教和本人良心的极端畏惧，又表现出一些与他内心冲动相矛盾的信念。舍斯托夫以为，他完全能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的一些“善良”人物描写得过于平庸。他由此得出结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内心深处倾向于那些“坏人”。但由于他惧怕引起后果，所以总是让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遭到厄运。在舍斯托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他的这些思想以一定的价值，都只是刹那间的事，因为他立刻又否弃了它们³。根据这种看法，曾有过一系列（首先是在法国）尝试，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一个（恕我们直言）伪装对国家权威和教会低三下四，但实际上反对它们的伪君子 and 虚无主义者。从此以后，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又发表了这位作家的大量片断和札记。今天已经有可能证明，舍斯托夫及其追随者错误地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前无古人的真诚坦率发生了错觉，把他公开承认自己有怀疑和破坏的动机当作了他用“实定”思想巧妙地掩盖起来的真正想法。而上述那种善良平庸的说法也经不起评论，更不用说这现象根本不存在了。H. 柳巴克当年针对但丁的观点，曾在《古代人道主义的戏剧》一书中断言，“描绘天堂要比描绘地狱更难；但这并不证明，作这种描绘的作者相信地狱比相信天堂更甚”⁴。这个反驳意见也适用于舍斯托夫。

1925年，俄国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 H. A. 别尔佳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问世，该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作了详细而重要的论述。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评论，

是依据了带有 J. 波墨和 B.Л. 索洛维约夫影响的那种观点,因而而是从这个意义上解释作家的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是别尔佳耶夫的下述看法: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世界观是经过彻底思考的,那么他的哲学思想便与 J. 波墨关于深渊的学说不谋而合。因此,别尔佳耶夫得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信念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观点极为一致的结论。他认为伊凡那个似乎与他自己的非存在相一致的自由概念,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奠基性概念。不过他没有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却通过他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无疑是诗人喜爱的人物)之口与这样的自由概念保持着距离:“谁会相信你说的自由呢,难道该这样理解它吗?”⁵

1932 年, B. 伊凡诺夫的一部深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著作出版了,它谈的是“悲剧·神话·神秘主义”。这部著作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神话的解释,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只有一点担心我们应当提出来注意,即伊凡诺夫在其解释中往往言过其实,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说的东西和在他作品中未必能捕捉到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部著作的特殊价值也正在于此,因为伊凡诺夫依据古代世界的神话和悲剧,依据俄罗斯的民间创作,出色地阐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形象。在著作的最后部分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主义的地方,据我所知这时已改信天主教的作者表现出自己受了高度经院哲学的强烈影响。

从这些前提出发,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相互联系,而不是从它对当时俄国和欧洲哲学的关系去说明这种世界观。在此种情况下,我有意不从我本人的世界观基础出发。不言而喻,这部著作只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而不解释他的诗学。研究他创作中的诗学方面也许会超出本课题的范围。

如果说柳巴克在他的书中写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预言家，却完全无意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教授，无意于钻研他的学问，以掌握和接受他的学说，那么本书恰恰有意于照着伊凡诺夫的宗旨，从相互联系上阐明他著作中的哲学内容，并尽可能将其概括成学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位哲学家。至于我们是否有权迈出这一步，只有读了本书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不管怎样，Вл. 索洛维约夫、别尔佳耶夫、克洛代尔、纪德等都认为他们是他们的哲学老师，作者与他们的观点一致，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哲学家。

本书完成之后，托马斯·曼的一篇题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恰如其分”的文章（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集（6卷集）》美国版写的序）落入我的手中⁶。因此，我想就这篇文章再说几句。依我看，此文对于现阶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来说，只对那些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并在精神发展上受到了他的影响的人具有代表性。文章中存在一系列传记和文献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不提它们。值得肯定的是，托马斯·曼注意到了一些研究成果，采纳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屠格涅夫作的著名忏悔是臆造的看法。其次，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曼虽按弗洛伊德、苏亚雷斯等人的传统，从两个范畴、即犯罪与疾病的角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毕竟还是至少对其中的一个范畴抱有怀疑。他得出结论说，癫痫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疾病看作力量过剩的产物，看作“过度健康”的一种爆发和放纵，几乎都是被迫所为。更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托马斯·曼并没有超越这样的看法，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揭露病态良心的人，受种种犯罪动机和病痛感觉支配的人。的确，托马斯·曼把一半的罪行称作“认识上的罪行”，在这种场合，犯罪概念就被从转义上使用；另一半的罪行则源于癫痫患者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放纵行为”，这种癫痫集中表现在性领域。说也奇怪，托马斯·曼没有指

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完全意识到自己由癫痫导致的一系列错误。作者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托马斯·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在于他的基督教,虽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没有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个见解。诸如“宗教的与患病的”、“基督教的自我折磨”,“不可思议的放纵行为”这样的术语,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一处,托马斯·曼还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某些宗教人物好作“荒唐的闲谈”。而接着,他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尼采拉到一起,竟一反常态地把他看作尼采,并与歌德和托尔斯泰对立起来。切不可这样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他的“过度健康”即道德健康,不仅需要真正承认,而且需要真正理解。这就是说,必需从他的实定哲学和社会学的更高立场去考察他的否定哲学和心理学。

本书作者给自己提出的宗旨,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系统的相互联系上去阐述他的哲学,而不专门分析政治意识形态,但特别阐明了他对当时俄国和欧洲精神思想史的态度。下面,我们将不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别思想怎样在同 19 世纪各主要派别(例如斯拉夫派、社会主义派等等)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形成的问题;我们将要研究的,是他的永恒的普遍的哲学大厦。对于这样一个创举,作者期望能从下列情况中找到辩护:当时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心的,不是政治史思想,而是人类学、伦理学和宗教思想。基于这个考虑,作者就不打算分析 19 世纪俄国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了。如果只从这些角度去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认清他的全部哲学,对其作出贴切的评价。有时即使能深入到形而上学领域中去,但只要不抛开意识形态领域,还是谁也不能以适当方式理解他那永恒、普遍的哲学,特别当每个这样的尝试直接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俄国问题在某个时候得到解决而变得不那么迫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希

金一样)也仍将向人类表明某种本质的东西。他的这种本质性的、不可磨灭的哲学将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的态度·方法

能不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哲学家谈论这个在导言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乍一看来,似乎可给人一个感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与一位艺术家和政治家打交道,而不是与一位哲学思想家打交道。哲学内容只在他的某些著作中占有优势,他根本没有什么纯哲学作品。相反地,他却有大量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有许多充满文学内容和政治内容的论文。

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Л.托尔斯泰一起(我看是先于托尔斯泰)曾经站在那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文学时期的最前列。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有В.别林斯基、А.赫尔岑、Л.托尔斯泰、И.屠格涅夫以及Н.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思想家。如果看一下与此类似的德国古典文学时期,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想到歌德的作品对哲学的意义。也许我们能以类似的方式,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说明当代各种哲学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线索的联系。

一俟我们仔细观察,情形就不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作品具有什么性质?它们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些作家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如果探讨一下他的整个艺术创作,那么从他那里可以找到两种新的小说类型——心理学类与哲学类。心理类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创作的前半期,从“生理特写”这一体裁中发展而来的,他与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都共同采用了这个体裁。40年代的自然主义学派采取这一独特形式,目的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尽可能近乎自然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心理小说,以其对内在感受、对心灵冲动和活动的深刻描绘,而与上述形式相区别。在西伯利亚遭监禁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了哲学小说,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当时在本国的文学中创立了一种崭新体裁的奠基人。他之所以发展这类文学,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可能也是受了屠格涅夫的推动。后者的小说《父与子》阐明俄国存在新的世界观派别——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来自纳杰日金)后,1862年曾引起舆论的惊异。尽管如此,《父与子》也仍然不能看作是哲学小说。因为屠格涅夫当初创作这作品的意图,与作品问世后引起的舆论推测完全不一样。有的人指责屠格涅夫“偏离了思想”或“提出了新思想”;激进的进步团体的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是一部“抨击性作品”,因为通过小说中塑造的主要主人公的形象,革命青年受到了诋毁。针对这种指责,屠格涅夫为自己作了辩护,他用充分的理由证明,他只是想准确地再现现实,使小说更贴近生活。而实际上他完全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撰写这部作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哲学小说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都围绕某些哲学理论展开叙述,这些哲学理论由一个或几个小说人物为代表,并体现在他们之中。哲学思想的代表都力求彻底思考自己的这一思想,照着思考的结果去塑造自己的生活 and 行为。而他们的生活本身就表明这理论能把生活引到什么地方。各种不同的哲学往往通过它们的代表彼此发生强烈的冲突,艺术家就在这种冲突中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正是艺术家为之入迷的、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中的那种生活哲学的实质所在。

人们理所当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哲学如此强烈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为什么他没有写纯粹的哲学著作?为什么他要走一条通过小说表现的迂回道路?实际上正如O.米勒报道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就萌发撰写哲学著作的意图¹。虽然这个意图没有得以实现,但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念

头：1864年他又回到这意图上来，用改变了的形式在小说《地下室手记》的独白中（第一部分第7至10章）实现了它。这里重要的是必须指出，不管怎样，他在这部小说中纳入了哲学论断。更确切地说，为他的内在动机所驱使，他撰写了一部进行哲学叙述的小说，即他创作了一部哲学小说。后来，他在他所有的晚期作品中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哲学思考，这些思考部分地是分散的，部分地是紧密相联的。

他的一些极重要的作品，如《地下室手记》，小说《群魔》、《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这些小说的草稿，《一个荒唐人的梦》，大量的论文、札记和书信，以及《作家日记》中的大量文章等等，都对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提供了大批资料。在这里，他讨论了极为重要的一些哲学问题，诸如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死与不朽，关于存在有不能感知的认识可能性，关于理想及其在实践中实现的可能性，关于宗教与道德的意义，关于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道德后果，以及通向内在幸福的道路等问题。自由问题，其中包括意志、权力意志、道德意志论和责任问题，对他来说也具有巨大意义。还应指出他的实定哲学（表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小说草稿中），他对于民众，对于思想在历史中的影响，对于教育，以及罪犯的生活条件对罪犯的影响等等的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广博的议论，哲学方面的主张，以及他作品的整个结构中包含的大量零散的哲学思想，只要加以仔细的分析，就可以给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哲学构成一个丰富多采的画面。

下面我们将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即：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实现他那用纯理论形式阐述自己哲学的打算？为什么他在其小说中将所有哲学理论都与人物的行为联系起来？许多批评他的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所有俄国人一样，都没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考，说他好像不能清楚而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持这种看

法，或许会引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1870年5月28日）中的一个自白：“我搞哲学不行（但并非不喜欢它；我是很喜欢它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防轻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他的生涯的鼎盛年代里，我的上述看法都得到了证实。此外还有个原因是，过去人们都不把他看作如此有才干的艺术家的。

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哲学无缘的看法能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看法只有在假定以下论断将得到证明的条件下才能提出来，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受过任何哲学训练，他没有阐述任何哲学思想，他不拥有独创的世界观，他的理论主张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和自相矛盾的，他毕竟没有任何体系，或者说，他的体系是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还有，他的思想在方法方面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这些论断提得是否正确？下面我们来逐个进行研究，看它们是否真有道理。

1) 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曾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哲学。这当然需要立即说明。在那时的俄国，学习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或收效甚微的。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哲学大部分都是由神学家讲授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才开始学习心理学和逻辑学。谁想认真学习哲学，只有通过自学途径才能做到。诚然，那时在莫斯科有个哲学小组，人们在那里业余学习哲学，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刚过就住在彼得堡。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早就填补了这个空白。1845年他与别林斯基相识，在一年的时间里与别林斯基建立了紧密的友谊关系。作家自己承认，正是别林斯基把他引入了哲学。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以后，亲密的文学友谊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H. 斯特拉霍夫连结到一起，他俩经常地、长时间地讨论哲学问题。斯特拉霍夫写道：“我们之间的交谈总是没完没了了，而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谈话。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语言那样简朴，那样生动和恭谦，